

◎ 王宗法 著

# 山外青山天外天

海外华文文学综论

SHANWAI  
QINGSHAN  
TIANWAITIAN



安徽大学出版社

# 山外青山天外天

——海外华文文学综论

王宗法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外青山天外天——海外华文文学综论 / 王宗法 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81110-378-6

I. 山... II. 王... III. 中文—文学研究—世界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3979 号

**山外青山天外天**

——海外华文文学综论

王宗法 著

---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468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roseahbb@yahoo.com.cn	开 本	880×1230 1/32
责任编辑	刘 云	印 张	12.375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字 数	290 千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

ISBN 978-7-81110-378-6

定价 24.8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独辟蹊径 不同凡响

——序《山外青山天外天》

陆士清

在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王宗法教授是起步很早的开拓者之一。虽然他明察这个领域的变化和发展，参与各项活动，也偶露锋芒，但处事低调，在浮躁的时代和可以赶时髦的领域里，保持着一个真正学者的沉稳心态，奉行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做学问格言，孜孜不倦地从事教学和研究。近三十年来，在中国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除发表单篇论文、出版专著之外，还分别以主编或副主编、编委之身份参与了二十多种文学史、作品选和工具书的编撰。他的《当代文学观察》、《台港文学观察》、《昨夜星辰昨夜风》等专著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尤其《台港文学观察》，可以说是他的精研细察之作：“从地区看，兼及台湾、香港、澳门；从研究角度看，既有微观，又有宏观；从文学的体裁看，包括诗歌、散文、小说；从作家看，涉及老、中、青及各种类型的作家”，“笔触如此广泛，却无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之嫌……一篇篇论文，像是犀利的楔子，透骨穿髓，直触台港文学的中枢和本质，每有拨云见日、振聋发聩之功效。”（北京大学汪景寿教授语）。现在，经过二十多年潜心教学研究的积累，又独辟蹊径，撰写成《山外青山天外天——海

外华文文学综论》(以下简称《综论》),给华文文学研究领域平添了具有创新意义的、不同凡响的成果。

## 一、体例的创新

《综论》的不同凡响,首先在于独辟蹊径的体例创新。它不同于迄今业已出版的华文文学史、史论或概观等等,既不是华文文学历史流程的泛泛的扫描,也不是个别作家、个别流派群体或某一个时期文学现象的透视,而是对与中国人留学与移民海外而伴生的海外华文文学名副其实的整体性考察和综合性论述。在理清海外华文文学生成历史原因的基础上,不是追求海外华文文学创作空间和作家群体的全覆盖,而是在基本区别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的前提下,选择若干代表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展开论述,描绘它的发展轮廓,揭示它的基本走向,论述它的成就和意义,作出了许多独创性的概括和结论,也提出了一些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

《综论》对“留学生文学”这个概念作了科学的界定,即“所谓留学生文学,一是作者是或曾经是留学生,二是作品写到留学生生活”。《综论》把留学生文学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中期和近期,分别进行论述。早期代表作家作品是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郁达夫的《沉沦》和苏雪林的《棘心》;中期是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谪仙记》、《安乐乡的一日》,赵淑侠的《我们的歌》;近期为阎真的《白雪红尘》和郁秀的《太阳鸟》。《综论》这样的概括和选择是发人之所未发,是首创。特别是将留学生文学上溯到郁达夫和苏雪林的创作,可以说是对留学生文学史的重要弥补和完善。《综论》通过对这些代表作

家和代表作品的深入论述，阐明各个作品艺术形象本身的不同艺术特点，阐明同时期作品的艺术形象所包含的大体相同的思想文化意义，并进一步深入论述了不同时期留学生文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探讨它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且指出这种联系和区别，又始终是跟中国兴衰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综论》将留学生文学的崛起视为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而新移民文学的勃兴则是第二个高峰。两者之间虽有时间上的差异，“但却有着许多割不断的内在联系，比如作家队伍、作品内容等等，不仅有一脉相承的血脉关系，而且时有交叉、混合，有时还真难分辨清楚。然而，就大的发展轮廓而言，各自独立存在的特征还是一目了然的。从研究的角度看，分别论之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综论》在指出留学生文学与移民文学次第出现以后，也为新移民文学做了准确的科学的界定：“新移民文学属于移民文学的最新潮头，主要指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用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内容虽包罗万象，但也以近期华人移民为主要描写对象。简而言之，其要件有两个：作者为新移民，作品内容也以新移民生活为主体。”《综论》有鉴于新移民文学发展的历史还不是很长，还不易看出它发展的阶段性，所以它没有将之分期，而基本上是以作家作品的较为明显的个性特征来分别论述。这里的代表性作家和作品是：张翎的《望月》，严歌苓的《女房东》、《少女小渔》，王瑞芸的《戈登医生》、《古画》，陈谦的《爱在无爱的硅谷》，石小克的《美国公民》、《基因之战》，林湄的《天望》，洛夫的《漂木》，以及网络文学开局者少君的小说创作。《综论》将这些新移民作家作品放在一起，并不是无秩序的并置，而是基本上按照这些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的精神线索进行安排，探讨这些人物精神追求的变化、发展和升华，以及他们既有联系又各有不同的精神追求的轨迹。

《综论》不具史的形式,但内里却有史的线索,这也是《综论》独特的价值所在。

## 二、论述的深入、透辟

《综论》第二个成果是真正发挥了“论”这个特点,首先是对代表作家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进行深入的剖析和论证,建立了留学生文学艺术形象的画廊。郁达夫的《沉沦》中的主人公,苏雪林的《棘心》中的杜醒秋,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中的牟天磊,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谪仙记》中的李彤、《安乐乡的一日》中的依萍,赵淑侠的《我们的歌》中的江啸风、余织云、何绍祥,阎真的《白雪红尘》中的高力伟,以及郁秀《太阳鸟》中的陈天舒、杨一、大森和苏锐等等。《综论》对所有这些艺术形象逐个加以论述,揭示各自的思想艺术意义,确定他们在留学生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比如《沉沦》写的“看起来只是一个留学生生命的结束,其实是一代留学生备受民族歧视与心灵重负必然导致的一种悲剧结局。这悲剧的斑驳底色无疑正是祖国的落伍与受列强欺凌的现实处境的投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沉沦》“通过一个留学生的不幸命运,概括了一个民族的悲惨境遇”,“成就了留学生文学的一个重要侧面:描绘中外(西)文化冲突的重要画卷”。又比如苏雪林的《棘心》,其主要价值在于杜醒秋形象的塑造,而杜醒秋不仅仅是作者苏雪林一个人的写照,而“可以说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思想上新、旧杂糅这一过渡状态的真实反映,是社会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之间剧烈冲突的艺术表现,因而是时代精神的一个侧影”。於梨华笔下的牟天磊,则是“无根的一代”的代表,“因为祖国不仅处于分隔状态,

而且又是落后贫弱得被人瞧不起,作为流落富国的一个游子,备受冷落、备感孤独,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牟天磊则是第一个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丰富体验、敏锐感觉、饱满激情把这种(失去了根的一代、天涯漂泊的一代、悬在半空的一代)心态真切地呈现于此,从而成为一个异乎寻常的艺术形象屹立于留学生文学的画廊中。”《综论》对《我们的歌》中的江啸风和何绍祥同样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凸现了他们或是自觉,或是在现实中碰壁的教育下产生的民族意识和祖国观念。《综论》高度评价了阎真创作的《白雪红尘》(国内版易名为《曾在天涯》),认为“它以反映现实的敏锐和概括生活的深度,成为继《我们的歌》之后又一个突出的艺术高峰”,而作品的主人公高力伟,则是“一个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留学潮中迎风逆浪、独立于世的崭新形象,一个可以在留学生文学人物谱系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的艺术典型”。因为高力伟虽然是在留学潮中跟着妻子出了国,但是拥有历史学硕士学位的他,出国以后不仅难以为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连家庭的角色也发生转换。尽管有妻子林思文可以依靠,夫妻离异后又有张小禾恋情的温暖,但是他始终清醒地反思着,觉得在异国他乡生存下去,是自我价值的失落,最终重新作出选择。“真是:‘出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归来计,两者皆可抛。’选择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得到,但必定意味着放弃。非常难得的是,高力伟不但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坚决地做到了这一点,虽然在做到这一切时也每有踌躇延宕,不时心力交瘁、血泪交迸,但最终还是战胜了自己,把友谊、婚姻和爱情都搭进去了,表现出一种凛然不苟、义无反顾的决绝,真乃顶天立地一丈夫也!这就是高力伟。”《综论》还在深入论述各个作家作品的基础上,对同一时期不同作家及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留学生文学作品进行比较论述,鉴别它们的异同,探索它们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比如



经过比较,《综论》得出结论:“从《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到《纽约客》,将 20 世纪中期(五六十年代)由台湾出国潮中赴美留学生的求学、谋职、交际、婚恋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形象反映,但被表现得最集中、最深入的还是贯穿在这些生活侧面的文化心态。从无根的彷徨,到流浪的悲哀,把借助留学而自我放逐的一代莘莘学子在异国他乡精神漂泊的苦闷与困惑,写得力透纸背,较之《沉沦》和《棘心》,那是大大前进了一步,艺术上的成长有目共睹。”

同样,《综论》也为新移民文学建构了形象体系。《综论》认为张翎的长篇小说《望月》,“从内容到文字,都相当出色地体现了张翎迄今创作的主要特征和艺术成就,也是整个新移民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里程碑”。《望月》中的孙望月,严歌苓短篇小说《女房东》中的老柴、《少女小渔》中的小渔,王瑞芸的《戈登医生》中的戈登医生、《古画》中的季师母,陈谦的《爱在无爱的硅谷》中的苏菊,石小克的《美国公民》中的傅冬民、《基因之战》中的狗娃——于向东,林涓的《天望》中的弗来得和荣微云,洛夫长诗《漂木》中的象征物漂木等等,一个个如秋夜的星星,各自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综论》将新移民作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张翎、严歌苓、王瑞芸、陈谦、石小克,第二类是林涓,第三类是洛夫,第四类就是少君。《综论》在充分论述这些作家笔下各个不同人物个性的基础上,又以不同类型作家的相同或相异的背景,来观照他们作品中的人物。第一类“五位作家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出国留学而移民的,年龄相近,经历相似,创作均以小说为主,且有不俗的表现。有意味的是,他们笔下的人物不但都是新移民,而且面对新环境始终以主人翁的姿态出现,既认真生活、努力工作,又不懈追求、勇于探索,表现出永不疲倦的进取精神。难得的是,这种顺境不懈怠、逆境不沉沦的进取性一直与生命相伴,尤其体现在人生选择的积极主动上。”他们的选择有什么新的特点

呢?《综论》指出:“归结起来,主要包括选择的主动性和责任意识,两者都将面对或明或暗的风险甚至不可避免的重大牺牲,但却都是为着人生意义的追求,或满足心灵的更高欲望,或体现生命的最大价值,使有限的生命焕发出奇光异彩,活得更有人性。因此,这种追求的最终目标重在精神境界的自我净化与提升,主体自觉性始终起着引导和支配的作用……这种人过得清醒,活得坚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活力充沛,青春长在。”在论及林涓所描写的非法移民人物形象时,《综论》指出“通过它所塑造的几个普通人物形象,我们会发现,即使在最混乱无序、最龌龊不堪的生活环境里,只要有人间烟火在,就有正义良知的萌芽与传播,开始可能只是一星半点的火花,但假以时日,也会燃起烛天火炬,照亮一方天地,给世界带来希望。换句话说,人的出路在人的自身,人间的希望在人心中,那就是由弗来得发起,由海伦、荣微云这些平凡的小人物付诸行动的人类之爱”。《综论》对洛夫、少君也分别进行了论述。这样的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深入论述,不仅能使人们对这些人物的意义加深理解和认识,也能更为准确地确定他们在华文文学史上的地位。

### 三、“综论”的更高层次的体现

从上述论述的深入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论述的综合性了,但从全书看,这还不是最高层次的综合。最高层次的综合论述,应当是本书的第四章《必由之路——开拓与创新》。在这一章中《综论》从题材的开拓、主题的深化、人物的多样、结构的巧妙、语言的精彩等五个方面,对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展开论述,纵横捭阖,精彩纷呈。《综论》指出:“纵观百年来海外华文文学行

程,仿佛由涓涓细流慢慢汇成条条江河,再行交流汇合,终于变成浩瀚海洋。形成这种趋势的直接动力,就是题材的开拓。”无论留学生文学或是新移民文学,由于地域的延伸带来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题材和作品的面貌也就与日俱变了。《综论》在论述主题的深化中,提出了“三级跳”的观点,这是发人之所以未发的别具创意的新的概括。《综论》写道:留学生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同步生长,历时一个世纪了,作品之多,确实难以数计;但是,“从主题开掘这个角度来考察,就会发现大体上跨过了三级跳。”第一级,留学是为了报国。“国家本位、民族本位是作品主题的核心。这样的作品从初期的《沉沦》、《棘心》到中期的《我们的歌》、《塞纳河畔》(又名《漂泊的爱》),一以贯之。《沉沦》中的主人公,心向祖国明白如昼。《棘心》中的杜醒秋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回国服务,所谓去留问题提出就是多余的。《我们的歌》中的江啸风自费留学,学业优异,在国外不但有合适的就业机会和良好的发展前景,而且身边的女友一直坚持要他留下来;但是他挣脱了犹豫、徘徊而放弃了国外的一切,选择了回到台湾推广《我们的歌》,为民族的音乐事业献身。”三级跳的第二级,留学是为了学留。这部分留学生出国留学的目标是要留在国外,“这个目标也是父母家人与留学生共同确定的,事实上是为整个家庭寻找一条出路,因此‘家庭一个人本位’就取代了‘国家一民族本位’。这看上去是个退步,但正是特定时代的正常反映,也是社会有所进步的表现。牟天磊、余织云形象所体现的即是这种意识。不过,余织云、牟天磊表现的只是生活道路的选择,而家庭的影响对于吴汉魂、李彤来说,则是生死的抉择了。”三级跳的第三级,留学是为了个人。也就是说,从自费留学大门打开以后,留学的主体就被自费生取代了,这些自费留学生虽不排除仍有受“国家一民族本位”和“家庭本位”支配者,但“个人本位”的

比重越来越大,这在《白雪红尘》和《太阳鸟》这两部小说中有着深刻的反映。对此,《综论》中有一段精彩的比较论述,而且得出结论:“‘个人本位’的出现,不但是留学生文学在主题深化方面又迈出的重要的一步,而且是留学生文学整体素质得到升华的必然产物,因而也是时代发展带来的一个可喜的成就。”《综论》同时强调指出,三级跳不过是留学生文学主题的重要方面之一,不是唯一因而也不能等同,“因为它还有其他一些侧面,例如有关文化冲突与适应的问题,也一直贯穿在留学生文学中,有时还处在与‘本位’主题不相上下的重要地位。但总的看来,其发展变化的趋势,也与‘本位’主题一样,大体上同样经历了‘三级跳’。说得具体一点,在《沉沦》与《纽约客》阶段,以冲突为主;到了《又见棕榈·又见棕榈》阶段,是冲突与调适此起彼伏、交替存在为主;而在《白雪红尘》尤其是《太阳鸟》时期,则以适应、融合为主了。”

《综论》认为留学生文学的主题因时而变,新移民文学的主题主要是因人而异。就所论及的八家作品,《综论》大体上将之归为三种,即“对于人性、人生和生命的探索与表达”。关于人性的,在张翎、严歌苓、王瑞芸、陈谦、石小克五家作品中,有着突出的表现。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五家作品中的人物,除小渔之外,都是成功人士,或者说都处于人生的上升阶段,他们无生存之忧,更注意生活品质和人性至境的追求。即使是小渔,“她虽地位卑下、处境堪怜,但却自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清气,在浑浊的圈子里表现出一种善良人性的闪光……这恰恰与望月和宋世昌、戈登与季师母、苏菊与苏玫、傅冬民和于向东以及朱小丹们身上焕发出的人性光辉产生的客观效应同一指向:直逼人们的心灵世界高尚的倾向”。关于生存的主题集中反映在少君和林涓的作品中。“这两位作家笔下的新移民,大都处在生存挣扎阶

段……但即令如此，他们却不失向善之心和进取之志，在别人需要时也能极尽绵薄、伸出援手，把爱洒向人间。”关于生命的主题，体现在洛夫的《漂木》中。《综论》联系洛夫早先《石室之死亡》的创作后指出：洛夫“对生命形而上的考察显然具有长期性、一贯性和念兹在兹的执着和坚持，从而由生到死、从个体到人类、从有形到无形，一定三反四复地琢磨透了，以至能别具匠心地以意象化的构思来做整体象征性的表达，把生命的奥义作出形象演绎，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冲击和强烈的心灵震撼”。

《综论》也对人物的多样性、结构的巧妙和语言的精彩展开了论述。比如人物的多样性，“既表现在不同时代和同辈作家的创作中，也表现在每一位优秀作家个人创作中”，例子不胜枚举。关于结构，《综论》将之归结为三种：一是单线的，这在短篇小说中比较常见；二是复线的，这在中长篇小说中比较常见；三是网状的，这种结构较之复线的，又多了一点复杂性：时空交错。“就空间看，不限于一地一国；就时间看，不限于一时一代。若将这时空平面交织写，则为多数作品所有；一旦将多重时空交错起来写，就成立体网络结构了，例如《交错的彼岸》。但比较国内与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生态，我们可以得出两个明确的结论：多重时空交错，是海外华文小说结构的最大特色；寓洋于土、融合创新，则是海外华文小说结构艺术取得成功的秘诀，也是国内小说创作结构艺术求新求变的必由之路。”关于语言的精彩，《综论》认为就代表作家看，白先勇、於梨华、赵淑侠等是由台湾出国的，而张翎、严歌苓、王瑞芸等则是从大陆出国的，他们实际上是两代作家，但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出国以后的创作，特别是那些代表作，表现出来的整体风貌又都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综论》侧重比较和剖析了白先勇和张翎的小说，揭示出两者在作品的沧桑感和语言上都有《红楼梦》的遗风。在比较了白

先勇《冬夜》中的写雨和张翎《望月》第21章开头的写雨以后，《综论》做了这样的评价：“相似的环境描写，却包含着不一样的旨趣，而且笔触之细腻也各有各的细法、各有各的感性、各有各的色调，两者是不能混同的。”

#### 四、新意、质疑和文采

如前所述《综论》总体上是不同凡响的创新型成果，全无一丝炒冷饭的感觉，更绝无炒冷饭的痕迹，也不囿于陈见，而是从作家作品的实际出发，分析评论，或发人之所未发，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发新声，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这里所谓的新意，是指后者。如对《沉沦》，周作人、郭沫若以及郁达夫自己的评价，都将之界定在“性的要求与灵肉的冲突”上。《综论》给予了新的诠释：“实际上是通过一个留学生的不幸命运，概括了一个民族的悲惨境遇。”又如《棘心》，1957年苏雪林本人在为台湾版写“序”中说：“本书真正的主题，杜醒秋的故事尚居其次，首要的实为一位贤孝妇女典型的介绍，这位妇女便是醒秋的母亲杜老夫人。”《综论》不囿于作者之见，从作品的内涵出发，作出自己的评价：“这部小说的价值不在母亲形象的塑造，而在早期留学生中知识女性杜醒秋性格的刻画，因此开拓了20世纪20年代小说创作的新生面。”再如关于《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他为什么选择投湖自尽的结局？他究竟有汉魂还是无（吴与无谐音）汉魂？《综论》给予了“无汉魂”的诠释，认为：白先勇给他起这个名字是寓有深意的，是想借以联想到“无汉魂”，也即是没有中国魂。那么为什么没有中国魂呢？《综论》分析了个中原因，特别指出他们在主观认识上的片面性、绝对化，从而导致对中西文化

认识上的极端化：一个绝对的好，一个绝对的坏；一个是人间天堂，一个是人间地狱；一个是阳关大道，一个是独木小桥；一个是理想的现代文明，一个是腐朽的古老文化。所以他们出国就是“告别”，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亲人握别，而是从生活乃至一生的安排上与祖国“再见”。怀着如此心态出国遇到挫折后，就难以唤起心中的中国魂，情感无以寄托，只有告别人世一途了。再比如对洛夫《漂木》主题意识的认识，以往人们纷纷搬弄西方的术语，在“人生的无常和宿命的无奈”这一题旨上做文章，乃导致对作品的肢解。《综论》在细细品味洛夫的美学境界和深入分析作品后指出：“作为这种境界的基本内容不仅观照人生的无常和生命的无奈，而且有对一切的了悟和超越，是对庄子面对妻亡‘鼓盆而歌’精神的发扬光大，扩及整个生命世界，成为《漂木》的最大亮点。”

这里的所谓质疑之一即是针对公仲主编的《世界华文文学概要》这本书提出的。《概要》将台、港、澳文学列入其中，《综论》认为不妥，本人也有同感。这实际上涉及对世界华文文学这个概念如何理解和把握的问题，值得讨论。这里的质疑之二是关于“边缘人”的问题，《综论》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边缘化现象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里都会出现，并不是移民特别是新移民特有的现象，不能用这个概念去套作品，相反要从作品出发来分析人物形象的特点，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综论》是一部文学评论著作，论述是它的主体，但论述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堆积，而是以生动、鲜活而清畅的散文化语言介绍作品的情节和人物，文情并茂甚至诗情洋溢地演绎出结论。北大中文系教授汪景寿对宗法的语言曾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宗法的语言造诣很深，笔走龙蛇，摇曳多姿，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画龙点睛的生花妙笔，犹如夜空的星，比比皆是，常令人拍案叫绝。”今天，用这段文字来评论《综论》的语言同样适用。不过我

还得加上收放自如：放，如滔滔江河，激流湧进；收，如涓涓细流，微波轻舒。辞藻艳发，不落陈套，文采焕然，才华横溢。如对白先勇作品所含沧桑感的剖析议论，洋洋千字，风生水起，一泻千里。再如对少君小说描写的人生转折的议论，这段文字不长，不妨抄录如下：“由于社会转型而带来的人生转折……虽然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但基于人生转折所造成的心灵波动乃至精神上的悲剧，则是殊途同归的。耐人寻味的是，在少君笔下，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抑或亦悲亦喜、先喜后悲、先悲后喜、悲喜交集，所有活在其中的人物，只是活法不同，而不停地追求自己的一种活法，或矢志不移、或改弦更张、或随遇而安、或因缘际会，总之，随着人生境遇的不同，人的精神状态亦千变万化，鲜花与荆棘纠结，欢歌与啼泣相间，在人间春色与人世沧桑交替中，把万物之灵的‘人’在生活舞台上表演的种种活剧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瞧，这是理论分析，可是它逻辑细密，语言生动、准确、鲜活、感性，酣畅淋漓。而如此的论述例子，《综论》中不胜枚举。读这样的评论作品，难道不也是享受艺术的盛宴吗？！

海外华文文学自有它的特殊性，但它也是文学，立足于文学而又顾及它的特殊这很重要，而最根本的是要从作家作品出发，而不是从什么所谓的理论框框出发。当然，我并不一概排斥那些真正理论的借鉴作用。至于建构研究海外华文文学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个愿望也许是好的，但我怀疑这样的特殊理论能否建得起来，即使建起来了，真能成为万应灵丹吗？《综论》的可贵在于真正从作家作品出发，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微观的深入！宗法在研究留学生文学和新移民文学中根扎得深，所以枝繁叶茂、硕果喜人。谨以此文，向宗法祝贺！

是为序。

2006年4月11日于上海莱茵斋



# 目 录

## 独辟蹊径 不同凡响

——序《山外青山天外天》…………… 陆士清(1)

## 第一章 导 论 …………… (1)

一、海外华文文学创作背景 …………… (1)

二、海外华文文学发展历程 …………… (12)

三、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现状 …………… (15)

## 第二章 归去来兮——留学生文学的崛起 …………… (21)

一、初期：留学之门——为国开启，去而复归 …………… (21)

二、中期：留学之计——安身立命，一去不归 …………… (42)

三、近期：留学之路——一种选择，去来两便 …………… (114)

## 第三章 山阴道上——新移民文学的勃兴 …………… (187)

一、寻求之旅——永无止境 …………… (188)

二、人性之光——照亮人生 …………… (211)

三、情爱之路——反常合道 …………… (233)

四、心灵之趋——不知所终 …………… (249)

五、人间之爱——大哉为重 …………… (265)

六、红尘之望——岂在上帝 …………… (288)